

儋縣志

儋縣文史辦公室
儋縣檔案館
重印

儋县志

下

儋县文史办公室重印
儋县档案馆

目 录

儋县志卷之十 艺文志(苏文忠公《居儋录》)

苏文忠公居儋录叙	(2)
苏文忠公传	(3)
艺文志一 表	(7)
艺文志二 记	(9)
艺文志三 赋	(14)
艺文志四 辞	(19)
艺文志五 诗	(20)
艺文志六 论	(91)
艺文志七 铭	(137)
艺文志八 颂	(140)
艺文志九 说	(146)
艺文志十 书跋	(150)
艺文志十一 启	(156)
艺文志十二 尺牋	(157)
艺文志十三 杂著	(177)
(苏文忠公《居儋录》终)	
艺文志十四 杂诗(李光、杨万里等撰)	(196)

儋县志卷之十一

艺文志十五 敕	(128)
---------	---------

杂文（何蕴跃、陈焯等撰）	（ 219 ）
艺文志十六 诗	
曾泰阶（开）先生诗集	（ 243 ）
余（州牧）、黄（河清）唱和诗	（ 297 ）
陈碧塘（焯）先生诗集	（ 305 ）
张治堂（绩）先生诗集	（ 316 ）
王月樵（云清）先生诗集	（ 323 ）
唐典初（丙章）先生诗集	（ 358 ）
桄榔社诗	（ 361 ）
琼台耆旧诗集（李文彬等撰）	（ 379 ）
郑兰升先生诗集	（ 401 ）
吴家翰先生诗集	（ 404 ）
端澄斋诗集（陈有壮撰）	（ 408 ）
丁对魁先生诗集	（ 414 ）
雨池诗集（丁兆蛟撰）	（ 417 ）

儋县志卷之十二

职官志一 文职	（ 420 ）
职官志二 武职	（ 464 ）

儋县志卷之十三

选举志 徵辟	（ 479 ）
选举志二 进士	（ 481 ）
选举志三 文举	（ 483 ）
选举志四 武举	（ 493 ）
选举志五 贡选	（ 494 ）

选举志六	仕宦	(525)
选举志七	例员	(535)
选举志八	弁员	(536)
选举志九	封赠 荫袭	(540)

儋县志卷之十四

选举志十	学校毕业	(542)
选举志十一	乡宦	(554)
选举志十二	军官	(551)

儋县志卷之十五

官师志一	宦绩	(553)
官师志二	武功	(582)
官师志三	谪宦	(588)
官师志四	流寓	(593)

儋县志卷之十六

人物志一	名贤	(597)
人物志二	忠义	(601)
人物志三	孝友	(602)
人物志四	儒林	(605)
人物志五	文苑	(616)
人物志六	笃行	(627)
人物志七	卓行	(633)

儋县志卷之十七

人物志八	耆旧	(643)
人物志九	耆寿	(648)
人物志十	隐逸	(695)
人物志十一	方技	(697)
人物志十二	仙释	(703)
人物志十三	烈女旌节	(706)
人物志十四	烈女死节	(712)
人物志十五	烈女贞节	(713)
人物志十六	烈女苦节	(715)
人物志十七	烈女守节	(721)

儋县志卷之十八

杂志一	事纪	(724)
志杂二	书目	(746)
杂志三	遗事	(747)
杂志四	纪异	(751)
附：上册勘误表		(756)

儋县志卷之十

艺文志

居儋录 杂诗 杂文 近人集

附 现 存 人 诗

艺文体例，经史子集四部分编，古之成法。州旧志艺文仅载苏文忠公居儋各诗及宋元明清题咏古迹之作。其于苏文忠公居儋论经论史论子等篇俱阙焉。今增载苏文忠公居儋录全部，为经史子集分编，而殿以宋元明清诸家题咏及近时诸先正之杂文专集。俾前人之萤灯雪案，苦雨凄风，刻肝肾、耗心血以出者，不致数世后，一觚拓落与荒烟蔓草同归于尽。至现存人诗，其家藏者不计外，特就采访所得，择其稍有关系者，另附篇末。

艺文志

苏文忠公居儋录叙

予受任儋阳，甫下车，即晋謁东坡先生。瞻礼之下，不禁喟然叹曰：先生不幸而乃迁此邦耶！邦抑何幸而得借先生之光耶！先生宋代名贤，秉性耿直，当时之妒之者，党附滋多。至妒之不已，从而陷之，陷之不已，从而摈逐之。其间，自黄而惠，由惠而儋，历险阻，冒风涛，迁徙流寓，迄无宁晷。而先生优游自适，凡跋履所经，尽成名胜。在黄则临皋亭、南堂、雪堂，在惠则白鹤峰、硃池、墨沼，在儋则桄榔庵、载酒堂、乳泉、坡井，皆历历在目。若乃到处，祠亭依旧，俎豆常新，则先生诚不朽矣。假令当日先生欽机锋、保富贵，亦不夸耀一时，安能过化存神，使遐荒绝域之外，群瞻德范，而享祀无疆也哉？今而知当时之妒先生者，适以成先生；陷先生者，适以伸先生；而摈逐先生者，又适足以成先生于千古。

也。先生居儋四年，所遗旧录，刻板无存，予莅任至今屡求不获，适学博文君，出所藏真本示予曰：“先生之有光于儋也，数百年来所恃以考证者，惟此而已。此帙一废，则后必无征。儋其如先生何？”用是按卷分编，重付剞劂。

康熙甲申四十三年仲秋月奉直大夫知儋州事韩 祐序

苏文忠公传^①

宋端明殿大学士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州人。唐长史苏味道之后，父洵，弟辙，子迈、迨、过，孙箴、符、箕、筌、龠、筹，胥以文名世，时称为长公。少颖悟，十岁侍母程〔一〕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曰：“轼能为滂，母许乎？”母曰：“汝能为滂，我顾〔二〕不能为滂母邪〔三〕？”比长，博通经史，雄才大略，劲气直节，豪宕不羁。属文日数千言，援笔立就，波澜浩荡，变化不测。仁宗嘉祐

①注：此篇并非《宋史》苏轼传原文，所有讹误，均据《宋史》订正。——校点者

二年丁酉，以弱冠举进士第。时欧阳文忠知举贡，目公文曰：“吾当让此人一头地。”复对春秋经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四年己亥，授福昌县主簿。六年辛丑，迁大理评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除直史馆。神宗熙宁元年戊申，议贡举，称旨。召问政令得失，对曰：

“求治太急，听言太广，用人太锐。”上嘉纳之。四年辛亥，改授开封府推官。公与王安石议新法，不合，劝帝独断专任。因进士发策问：“晋^{〔四〕}武平吴，以^{〔五〕}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六〕}独断而亡^{〔七〕}；齐桓公专任管仲而霸，燕^{〔八〕}哱专任子之而败^{〔九〕}，事同功异。”安石怒，使御史谢景温留公，公丁忧归蜀，乘舟商贩，诏下六路逮捕篙工师，廉，核无所得。寻出判杭州，九年丙辰，改知徐州，有《放鹤亭记》。元丰元年戊午，复改知湖州，又改胶西，有《超然台记》。寻守扶风，有《凌虚台记》，二年己未，贬公黄州。初，王安石党谏议李定，因逆母仇氏服，公以不孝恶之，定以为恨。会公訾新法，安石不悦，定遂构同御史舒亶、何正臣^{〔十〕}、张^{〔十一〕}博士、李宣，交章论公“熙宁、元丰以来，作为诗文，讥讪

朝政及中外臣僚，交通戚里，无所畏惮”，摘成“乌台诗案”二十六款，七月二十六日奉旨送御史勘报。八月十八日逮公至吴兴下台狱。天下人士冤之，环视不敢救。诏定、亶等杂治，令多引名士，议置公死，煅炼久不决。一日定于资政殿门谓众曰：“苏轼奇才也。”众莫敢对。定曰：“轼虽三十年，所作诗文，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舛，诚天下奇才。”叹息不已。会吴充王安礼力救，稍解。公狱有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二月二十日得旨，责授黄州团练副^{〔十二〕}使。三年庚申二月到黄，寓居定惠寺，寻迁临皋亭，就亭立南堂。故人马正卿为请营地，使躬耕其中，所谓“东坡”是也。五年壬戌就东坡立雪堂居之。八年乙丑知徐州，复改知登州。寻召为中书令，赐银绯服。草诏以“斗筭之才”云云责吕惠卿。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九月任翰林学士，召对便殿，赐金莲炬，送归院。三年戊辰知礼部贡举，擢龙图阁学士。四年己巳以龙图学士知颖州，寻知杭州。六年复授翰林院承旨。七年壬申知扬州，寻升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九月转礼

部尚书兼端明殿侍读学士。八年癸酉乞罢，许之。哲宗绍圣元年甲戌命知定州，寻改英州，是年六月改宁远军节度使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立“思无邪斋”。二年乙亥，迁合江行馆，三年丙子得归善县，后隙地数亩，构白鹤新居，寓惠凡四年。作诗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休打五更钟。”执政恶之，四年丁丑四月十七日谪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儋耳也。公以阿弥陀佛像一轴随行，人问其故，答曰：“此予役西方见佛公据也。”时幼子过随侍南渡，海上作文曰《志隐^{〔十三〕}》，公览之曰：“吾可以安夷岛矣。”是年七月到军，与子过著书为乐。元符三年庚辰四月，诏徙元祐旧臣于内地，公在徙中。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徙廉州，寻徙舒州。更三赦，提举玉局观，复朝请郎。七月，至毗陵卒，年六十六。高宗即位，赠太师，谥文忠。以孙符为礼部尚书，复以公文为文章之宗，亲制赞扬，赐曾孙峤为员外郎，符，过子也。（见宋史本传）

案：元丰间，东坡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鱼，使伺外问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

于陈留，委其亲戚代送而忘与其约。亲戚偶得鱼鲙，送之。东坡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属狱吏致之，逆意狱吏不敢隐，则必以闻。已而果然，神宗初无杀意，见诗益动，自是遂欲从宽解。凡为深文者，皆拒之。其诗云：“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玕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乡应在浙江西。”又“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好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东坡遗事》

艺文志一表

苏文忠公居儋录

到昌化军谢表

绍圣四年七月二日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诰命，责授臣琼州别

驾，昌化军安置。臣寻于当月十九起离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 讫者。并鬼门而东鹜，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

〔十四〕中谢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夸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照临，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动，稍赐矜怜。俾就穷途，以安余齿〔十五〕。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未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十六〕。

自昌化军量移廉州谢表

使命远临，初闻丧胆；诏词温厚〔十七〕，乃返惊魂。拜望阙庭，喜溢颜面。否极泰至，虽物理之当然；昔弃今收，岂罪余之敢望。伏膺知幸，挥涕无从。中谢伏念臣顷以狂愚，再罹谴责，荷先朝之厚德，宽萧律之重诛。投畀〔十八〕遐荒，幸逃鼎镬。风波万里，顾〔十九〕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赖喘息之犹在。怜之者，谓之已甚；嫉之者，谓其太轻。考图经，

止系〔二十〕海隅。以〔二十一〕风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无御冬〔二十二〕，凄凉百端，颠蹶万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岂谓优容，许承恩而近徙，虽云侥幸，实有〔二十三〕夤缘。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圣由天纵。旧劳于外，爰知〔二十四〕小人之依；堪家多难，监于先王成〔二十五〕宪。奉圣母之慈训，择正人而与居。凡有嘉谋，出于睿断。憫臣以孤危寡援；察臣以众忌获愆。许以更新，庶其改过。虽〔二十六〕天地有化育之德，不能使臣〔二十七〕之再生；虽〔二十八〕父母有鞠养之恩，不能全臣〔二十九〕于必死。报期碎首，言岂渝心。濯去泥涂，已有遭逢之便；扩〔三十〕开云日，复观于变之时。此生敢更求荣，处已〔三十一〕但知缄口〔三十二〕。

艺文志二记

伏波庙记

汉有两伏波，皆有功德于岭南之民。前伏

波邳离路侯也，后伏波新息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曾有，秦虽远通置吏，旋复为夷。邳离虽伐灭其国，开九郡，然至东汉，貳女子则、貳反，岭南震动六十余城。汉世祖初平天下，民劳厌兵，方闭玉关谢西域，南荒何足以辱王师？非新息苦战，则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论之，两伏波庙食于岭南均矣。古今所传，莫能定于一。自徐闻渡海适珠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如一发耳。舣舟将济，股栗丧魄。海上有伏波祠，元丰中诏封忠显王，凡济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济乎？必吉，然后敢济。使人信之如度量权衡，必不吾欺者。呜呼，非盛德孰能如此？自汉以来，珠崖、儋耳，或置或否。扬雄有言：“珠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则介鳞易我冠裳。”此言于当时可也。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班班然矣。其可复言弃乎？四州之地，以徐闻为咽喉。南北之济者，以伏波为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轼以罪谪儋耳三年，今获还海北，往返皆顺风。无以答神贶，乃碑而铭之曰：

至险不测海与风，至幽不仁此鱼龙，至信可恃汉两公。寄命一叶万仞中，自北而南洗汝

胸，抚循民夷必精通。自南而北端汝躬，屈伸穷达常正忠。生为人英歿愈雄，神虽无言我意同。

峻灵王庙记

古者王室及大诸侯国皆有宝。周有琬琰、大玉，鲁有夏后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镇抚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梦，恍惚见上帝者，得八宝以献诸朝。且传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闻于天，故以此宝镇之。”即改元宝应。以是知天亦分宝以镇世也。自徐闻渡海，历琼至儋耳，又西至昌化县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嶮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谓之山胳膊，而伪汉之世，封其山神为镇海广德王。五代之末南彝有望气者曰：“是山有宝气上达于天。”舣舟其下，斲山发石以求之。夜半大风浪驾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之下。彝皆溺死。儋之父老犹有见败舟山上者，今独有碇石存焉耳。天地之宝，非人所得睥睨者。晋张华，使其客雷焕发酆城狱，取宝剑佩之，终以遇祸，坐此也。今夫此山之上，上帝赐宝以奠南极，而贪昧无知之彝，欲以力